

<<失乐园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失乐园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53069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53067

出版时间：2010-4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渡边淳一

页数：438

译者：竺家荣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失乐园>>

内容概要

《失乐园（全译本）》是一部梦幻与现实、灵与肉、欢悦与痛楚相互交织的震撼心灵的杰作。奇妙的心理活动与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，溶入到异域特有的四季更迭的绮丽环境里，令人回肠荡气。《失乐园（全译本）》在日本出版后曾长期雄踞畅销书排行榜榜首，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视剧上演后家喻户晓，形成所谓“失乐园现象”。

《失乐园（全译本）》讲述事业失意的久木，偶识书法教师凛子，同样对不冷不热的家庭生活失望的两人，很快脱离轨道，坠入“婚外情”。

在男欢女爱中，两人越来越合拍，深深沉浸于发现身体后的狂喜与体验。

甚至凛子为父亲守灵期间，他们也难以自持，鱼水寻欢。

但二人世界之外的现实，却越来越冷，无法容身。

久木的家庭爆发冷战，凛子的丈夫嫉恨难平，为了报复而不愿离婚。

一封匿名信，更是让久木遭到公司冷遇，以辞职告终。

两人终于决绝地同居一室，脱离一切社会关系与伦理束缚，放纵地燃烧着欲情之火，体验着失去乐园与得到乐园的矛盾。

为了不从巅峰跌落，两人决定迎向至福，而至福降临的那一刻，他们突然慨叹：“活着真好！”

小说虽然讲述了一个悲剧性的婚外恋故事，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都市生活和当代日本人的种种心态。

男女主人公并不是因为缺少关爱而去寻找外遇，也不会因为情感老化而走向离婚，他们既厌倦家庭又留恋家庭，他们做出的所有姿势，都是不知如何自卫的自卫，是生命最后的激越阶段的背水一战。

书中个别地方虽有两性激情的细致描写，但都为推动情节与刻画人物心理所必须，且呈现出了一种人生经历的美好，没有低俗、猥亵之感。

渡边淳一最为经典、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作品。

《失乐园（全译本）》为国内第一次推出，读者可以完整欣赏到小说面貌。

<<失乐园>>

作者简介

作者:(日本)渡边淳一 译者:竺家荣渡边淳一：出生于日本北海道。

医学博士。

1958年从札幌医科大学医学部毕业后，在医疗一线工作并担任母校整形外科讲师，医疗活动之余开始执笔创作小说。

1970年因短篇小说集《光与影》获得直木奖；1980年获吉川英治文学奖；2003年获菊池宽奖。

渡边淳一的作品初期以医学小说为主，后拓宽至传记、随笔和情爱小说，内容丰富、体裁多样。

他擅长从医学角度，探究男女两性的根本，深刻描绘了现代人在爱情与婚姻迷局中，欲望与心灵的冲突与纠葛。

已出版100余部小说、随笔集等，其中于1997年出版的《失乐园》在日本创下260万册惊人销量，全球销量突破千万。

时至今日，依然活跃在日本文坛第一线。

1998年，在渡边淳一的故乡札幌市设立了“渡边淳一文学馆”，已对公众开放。

<<失乐园>>

书籍目录

上 卷落日...003秋天...032良宵...066日短...72初会...93冬瀑...175下卷春阴...225落花...259小满...302半
夏...332空蝉...367至福...398尾声...424译后记 爱与性的执著探索...429

<<失乐园>>

章节摘录

落日“好可怕……”从凜子微启的朱唇里，流露出了这三个字。

久木听了不由自主地停下动作，窥视女人的表情。

凜子正躺在久木的怀抱里。

她那娇小匀称的身体窝成了一团，男人宽阔的后背覆盖了她。

透过床头昏暗的灯光，久木窥见凜子紧蹙着眉头，闭着的眼睑微微颤动，像是在哭泣。

此刻，凜子已经挣脱了缠绕女人心灵和肉体的一切束缚，正贪婪地享受着快感，一步步攀上快乐的巅峰。

在即将抵达终点之时，她为什么要说“好可怕……”呢？

久木和凜子已幽会过多次，每次她都会情不自禁地诉说自己的愉悦感受。

像“我不行了……”“受不了了”“救救我……”之类，虽不尽相同，但都是当凜子的身体到达了愉悦顶点时发自心底的声音。

可是，听她诉说“好可怕……”，还是头一次。

久木克制着想要问一问她的冲动，更加用力地抱住了她。

在这无论怎么挣扎也逃脱不掉的有力搂抱中，凜子一阵阵轻轻抽搐着，终于到达了快感的顶峰。

过了几分钟之后，久木才开口问她。

在行事之前，凜子一向保持着为人之妻的矜持，现在她羞于自己刚才那番疯狂，微微蜷曲着，把被单拽上来，遮挡了身子。

久木从凜子身后伸过头来，将下颚贴着她浑圆的肩头，轻声问道：“刚才你说可怕……”耳畔热乎乎的气息，使凜子倏地一抖，没有吭声。

“你说可怕，什么可怕呀？”

“久木又问了一遍，刚刚获得身心满足的凜子才倦懒地低声道：“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在倒流，就跟要涌出来似的……”这种感觉男人可就体味不到了。

“那不挺舒服吗？”

“当然舒服了，可是，还不光是舒服……”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久木追问道。

凜子略微停顿了一下，回忆着说：“就是，快上去的时候，觉得浑身上下就像起了鸡皮疙瘩似的，子宫突然变得像太阳那么火热，那么硕大，从那里涌出的快感流遍了全身……”久木越听越迷醉于女人肉体那千娇百媚的妖冶，甚至生出一丝妒意。

“就是这儿……”凜子嗫嚅着，轻轻把手放在小腹上，闭着眼睛说：“按说不会到这儿来，可你却是那么深，那么有力地刺了进来，简直要把人头盖骨都穿透了，真恨不得由你随便发落算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凜子突然紧紧搂住了久木，久木也更加使劲儿地搂住她那灼热的身躯，真切地感到凜子的感受又进了一步。

事毕之后两人都喜欢依偎着入睡，近来两人入睡的姿势大多是女人稍稍侧着身子，仰脸枕在男人的左胸上，下半身和男人紧贴在一起，相互缠绕着。

现在两人也是这样躺着。

过了一会儿男人慢慢地把手伸到女人的后背，上下摩挲起来。

此时的凜子似乎忘却了刚才的疯狂，静如处子，小狗似的温顺地闭上双眼，享受着从脖颈一直到整个后背的爱抚。

凜子的皮肤润滑柔软，听久木赞美她的皮肤好，凜子便小声说：“那还不是拜你所赐啊。”

“满足的爱的行为令女性体内血脉畅流，促进了荷尔蒙的分泌，使肌肤变得滑润。”

听到女人的夸赞，久木很得意，更卖力地爱抚起来，渐觉有些疲乏，手指的移动慢了下来，凜子也在纵情欢爱后的满足与安心感中，慢慢合上了眼睛。

两人每次入睡时的姿势都很舒服，可是醒来后有时凜子的头压在久木的肩膀上，压得他胳膊发麻；有时两人上身不挨着，只有下肢搅在一起。

今天睡醒后什么样子还难说呢。

<<失乐园>>

但是，不管什么姿势，男人和女人事后都喜欢身体不即不离，恰到好处地依偎着，去感受那飘忽于床第的、缠绵而缭乱的怠惰。

久木沉浸在这感觉中，毫无睡意，他瞟了一眼被窗帘遮挡的窗户。

估计快六点了，太阳正缓慢地勾勒出一个弧形，沉入了遥远的海平线。

他们是昨天傍晚时分来到镰仓这个旅馆的。

星期五下午，三点刚过，久木就离开了位于九段的公司，到东京站与凜子会合，然后从东京站乘坐横须贺线，在镰仓站下了车。

这个旅馆坐落在七里滨海岸的一个小山丘上。

夏天，被年轻游客们充塞得满满当当的海滨大道，一进入九月份，车流骤然减少了，乘出租车二十分钟便到达了下榻的旅馆。

久木选择这家旅馆与凜子幽会，一是因为从东京到这里坐车大约一个小时，可以品味一下离开喧嚣都市的旅行情调。

二是从房间就可以观赏海景，还能享受到镰仓这等环境幽雅的古都的意韵。

再加上旅馆新开张，不大容易遇见熟人。

尽管久木这么盘算，可再怎么小心，也难保不被人撞见。

虽说久木所在的出版社，对男女之事比较看得开，但是，和妻子以外的女人来旅馆开房，万一被人发现，也够他喝一壶的。

久木一向洁身自好，尽可能地避开这类麻烦事，以免人家在背后指指戳戳。

事实上，迄今为止，在事关女人的问题上，他一直是相当谨慎小心的。

可最近以来，尤其是认识凜子之后，久木就不像以前那么刻意要避开别人的眼目了。

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之一，是邂逅了凜子这么可爱的女人，只要能和她约会，冒些风险也认了。

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一年前他被解除了出版部长一职，被打发到调查室这样养闲人的部门来了，这让他开始看透世事了。

一年前的这次人事变动，对久木是个大大的打击。

在那之前，久木属于公司的中坚，有望继续升迁。

五十三岁那年，曾一度风传他将成为下一届领导班子的候选人，他自己也颇以为然。

没想到一夜之间，不仅没得到提升，还丢掉了出版部长一职，被调到众人皆知的闲职部门来了。

回过头想想，两年前更换了新社长，其亲信等嫡系势力在出版社日渐抬头，只因自己对此苗头估计不足，疏于防范，才导致了这一结局。

事已至此，后悔也没有用了。

不过，久木心里清楚，没搭上这班车的话，两年后就五十五岁了，再也甭指望提升了；就算有什么可能，也只会调到更乏味的地方或分公司去。

一想到这儿，久木忽然觉得眼前豁然开朗起来。

他打算从今往后，随心所欲地去生活，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呢？

再怎么要强，不愿服输，人也只有一辈子啊。

看问题的角度稍稍这么一变，价值观也立刻随之改变了。

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就变得无足轻重了，相反，以前觉得不重要的东西忽然觉得宝贵起来。

久木从部长职位上下来后，名义上是“编委”，实际上几乎没有正经工作可干。

调查室的工作就是收集各种资料，或者从这些资料中编辑出特集之类的东西，提供给有关杂志，而且，还没有必须什么时候交稿之类的期限压力。

待在这个自由而空闲的位置上，久木才发觉，活到这个岁数，自己还从来没有发自内心地、投入地和女人恋爱过呢。

当然，他对妻子以及好几个女人也产生过兴趣，也偷偷地逢场作戏过，但都感觉温吞吞的，完全没有燃烧般的激情。

照这样活下去，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憾事。

松原凜子恰巧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久木面前。

真正的爱情可遇不可求，久木和凜子的邂逅也是极其偶然的。

<<失乐园>>

久木调到调查室三个月后，即去年年底，在报社所属的文化中心工作的衣川，邀请他去中心作个“文章写作方法”讲座，有三十名学员，给他们讲一讲有关写作方面的心得。

久木推说自己在出版社只是编辑书籍，又不是作者，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

可衣川说，甭想那么多，你就讲讲这些年以来看了林林总总的文章，并将它们编辑成书的经验体会就行了。

衣川还补了一句“反正你也没什么事”，这才把久木说动了。

其实，衣川不单是为了请他讲课，也想给被遣为闲职的久木鼓鼓劲儿打打气。

这位衣川是久木大学时代的同窗，两人一起从文学部毕业后，衣川进了报社，而久木进了出版社，两人隔三岔五的一起喝喝小酒。

六年前，久木出任出版部长，衣川紧随其后，当了文化部长。

可是，三年前他突然被调到东京都内的文化中心去了。

不知衣川对这次调动怎么想，但从他那句“快轮到我出线了”来看，好像对总社还有些恋恋不舍。

总之，从“出线”的角度说，衣川先走了一步，所以才担忧久木，特意来邀请的。

久木意识到这一层后，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，于约定之日，来到文化中心。

在那里讲了一个半钟头的课，然后和衣川一起吃了饭。

吃饭时还有一位女士在座，衣川介绍说，她在中心担任书法讲师。

她就是凜子。

如果那次不接受衣川的邀请，或者他没带凜子来吃饭的话，就不会有两人的相逢，以及现在非同寻常的关系了。

每当想起和凜子的邂逅，久木总是感慨系之。

爱情真是不可思议，或者说，是一种宿命。

见到凜子的那一瞬间，久木就怦然心动，感受到难以名状的激动。

坦白地说，久木也和妻子以外的女性发生过关系。

年轻时不用说了，即便到了中年之后，也不缺少相好的女人。

有一个女人说，爱上了他的潇洒气质，还有一个女人说，迷上了他那与年龄不相称的少年气。

久木从没觉得自己有多潇洒，也不觉得多么少年气，倒是觉得这些赞美够奇妙的。

不过，后来他慢慢发觉自己在与女性交往时，是有点像她们说的那样。

不过，在追求凜子时，自己表现出的就不仅仅是少年气了，而是连自己也惶恐不安的一往情深。

比方说，仅在衣川介绍时见过一面，可是一周后，自己竟然凭着从凜子那里得到的名片主动给人家打了电话。

久木对女性这么主动出击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。

连久木自己也搞不清怎么回事，可箭已离弦，收不回来了。

后来，他们发展到每天打电话约会，进展神速，今年开春的时候两人终于结合了。

正如最初预感到的那样，凜子是个很有魅力的女性。

于是，久木重新审视起这个女人究竟什么地方吸引了他。

从相貌来看她算不上是出众的美人，但脸庞娇小玲珑，惹人喜爱，身材纤巧而匀称，穿着筒裙套装，显得稳重大方。

年龄三十七岁，看上去很年轻。

最吸引久木的还是凜子的书法特长，楷书尤为得意，还曾经来中心教过一段时间楷书。

初次见面时楷书般端庄高雅的凜子，渐渐地，对久木越来越温柔和谄，最终以身相许，进而发展到彻底沉陷，不能自拔。

目睹了凜子从矜持直至崩溃的全过程，作为男人，久木觉得，她实在是太可爱、太娇艳了。

一番亲热之后，两人赤裸着身子紧紧依偎在一起，任何一方的丁点动静，都能立即传递给对方。

这不，久木刚把头转向窗户，凜子就怯怯地伸出左手去抚摸他的胸脯，久木轻轻按住她的手，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时钟，六点过十分了。

“太阳快下山了吧。

”从宽大的落地窗望出去，七里滨海和江之岛的景观尽收眼底，夕阳即将在那边落下。

<<失乐园>>

昨天，两人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太阳正要落山，眼看着火球般炽热的太阳渐渐西沉在横跨江之岛大桥桥畔的丘陵上。

“过来看看吧。”

久木一边招呼着凜子，一边从床上坐起来，捡起掉在地上的睡衣穿上，打开了窗帘。

霎时间，晃眼的夕阳射了进来，照亮了地面和床头。

“正好赶上……”只见夕阳刚巧落在江之岛对面的丘陵上，天际下面被染得一片通红，天色正一点点暗淡下去。

“快来看哪。”

“在这儿也看得见。”

赤裸着的凜子似乎怕见这骤然明亮的光线，用被单裹着全身，侧身朝窗户这边瞧。

“今天比昨天的还红还大呢。”

把窗帘全打开后，久木回到凜子旁边躺下。

夏季刚过，热气腾腾的雾霭弥漫在空中，落日吸纳了雾霭，愈发显得硕大无比。

然而，当太阳的底边刚一落到丘陵上，便迅速地萎缩，变成了凝固的绛红色血团。

“这么美的夕阳我还是头一次见到。”

久木听了，又想起刚才凜子所说的“子宫变得像太阳”的话来。

现在，凜子燃烧的身体也像空中消逝的落日一样慢慢平静下来了吧？

久木这样想象着，从凜子身后贴上来，伸出一只手去抚摸她的小腹。

当夕阳残留下的火红光芒消逝在丘陵上之后，天空迫不及待地变成了紫色，随之黑暗笼罩了四周。

一旦没有了阳光，黑夜便立即降临，刚才还金光辉映的大海瞬间变得黢黑一片，只有远处江之岛的轮廓与海岸光亮一起清晰地显现了出来。

昨天晚上，久木来到这家旅馆后，才听说江之岛上有一座灯塔，此时只见从灯塔放射出的微弱光束与晚霞的余晖交相辉映着。

“天黑了。”

久木听了点点头，但他从话音里察觉到凜子在想家，不由屏住了呼吸。

据衣川说，凜子的丈夫是东京一所大学医学部的教授，年纪比凜子大了近十岁，应该有四十七八岁了吧。

“只有老实这一点还算可取。”

凜子有一次这么半开玩笑地说过。

但久木通过朋友了解到，他还是位身材颀长的美男子。

有这么一表人才的丈夫，凜子怎么会和我这样的男人亲近起来呢？

这的确令人费解，但即便问凜子，恐怕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，况且，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？

对久木来说，此刻和凜子的约会才是最要紧的。

约会时，必须忘掉各自的家庭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人世界中去。

虽然久木这么期望，可是，凜子望着暗淡下去的天空，脸上明显露出悒郁的神色。

久木是昨天下午和凜子来到这里的，今天是第二天，如果今天再住一夜的话，就是连着两天在外过夜了。

当然了，凜子肯定是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才出来的。

那么，是不是触景生情，忽然想起家来，才心神不安的呢？

久木想要摸一摸女人心中在想什么似的，轻轻把手伸到她左侧乳房下边。

凜子的乳房不算大，却浑圆而有弹性。

久木一边揉捏着，感受着温润柔软的手感，一边猜想着。

凜子望着日头渐渐西沉的天空，脑子里到底闪过了什么念头呢？

久木想亲口问问她，说出的话却走了样。

“咱们该起床了吧？”

“落日早已沉入海里，两人还赖在床上。”

“你把窗帘拉上吧。”

<<失乐园>>

”久木遵照凜子吩咐拉上了窗帘。

凜子用被单遮掩着前胸，低头去捡散落在床边的内衣。

“我都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了……”下午他们乘车从七里滨到江之岛去兜了一圈儿，三点回到了旅馆。

从三点直到太阳落山，两个人都没有下床。

久木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他去起居室的冰箱中拿了瓶啤酒喝起来。

他一边喝啤酒，一边出神地眺望着黯黑下去的大海时，凜子冲完澡出来了。

她已经换上了白色的连衣裙，用白色的发带把头发拢在后边。

“出去吃晚饭好不好？”

“昨天晚上，他们俩是在旅馆二楼的临海餐厅吃的晚饭。”

“可是，已预约了餐厅呀。”

“昨晚就餐时，经理过来跟他们客套，听久木说他们今晚还接着住一天，就说明天晚餐来餐厅吃的话，可以为他们备好近海打捞的新鲜鲍鱼。”

“那就还去那儿吧。”

“凜子有些疲倦，懒得到旅馆外面去。”

“今天晚上，没准要喝醉噢。”

“凜子听久木这么一说，莞尔一笑，脸上已经不见了刚才的阴郁。”

久木又打电话确认了座位之后，就和凜子一起到二层的餐厅去了。

星期六晚上来就餐的多是一家子一家子的。

他们俩被侍者引到经理事先安排好的靠窗桌位。

两人夹着四方桌的一个桌角挨坐着，坐成V字形，正对着玻璃窗。

“已经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。”

“要是白天，能观赏到一望无际的海景，可是现在夜幕已降临，外面黑黢黢一片，只有窗外那棵巨大的松树隐约可见。”

“倒把咱们给照出来了。”

“夜晚的玻璃窗变成一面昏暗的镜子，映照出他们俩，还有餐厅里其他就餐的客人和枝状吊灯，就好像窗户那边还有一个餐厅似的。”

久木瞧着玻璃上映出的餐厅，用眼睛搜寻着有没有认识的人。

刚才是侍者引导着来到这个座位，久木一直略微低着头穿过其他餐桌，连走路的姿势都像做贼似的，根本无暇顾及餐厅里有些什么人。

到了这个地步，被熟人撞上两个人在一起也无所谓了。

尽管久木已经豁出去了，可还是不无担忧，大概因为是在镰仓这个地方吧。

若是在东京的饭店里碰见熟人，还可以借口谈工作啦，或者会朋友啦来敷衍，可是在镰仓的饭店，又是夜晚和女性单独吃饭，就不能不让人起疑心了。

再加上在湘南这一带，有不少自己的老朋友和亲戚，谁知道会不会碰上他们。

久木从来没这么担惊受怕过，勇气与怯懦在心里激烈搏斗着。

最后他对自己说，就说是“来这儿办点事，顺便和认识的女性吃吃饭”，也许能敷衍过去。

想到这儿他收回了视线，看见凜子姿态优雅地端坐在那里，凝视着窗外的夜色。

微侧的脸颊上，显露出发生天大的事也不为所动的自信和沉着。

侍者来询问要什么饮料，久木要了一瓶清淡的白葡萄酒。

吃凉菜拼盘时，服务生端来了一大盘昨天经理许诺的在近海打捞的鲍鱼，问他们想怎么吃。

“就做成清蒸和油焖两吃的吧。”

“按说生吃味道鲜美，应该做成刺身，不过想想还是随厨师去做好了。”

夜色衬托的玻璃窗使餐厅内景一览无余，连近处餐桌客人长什么样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有什么认识的人吗？”

“久木呷了一口葡萄酒向凜子问道：“这儿离横浜很近……”凜子的娘家是横浜老字号的家具进口商

<<失乐园>>

，凜子又是在横浜上的大学，所以，这一带熟人也少不了，可是凜子看都不看，干脆地答道：“没有什么熟人吧。”

”自打进旅馆，凜子就毫无畏缩之态，直到现在来这里就餐。

“刚才太阳下山时，你好像有点沉默，我以为你想家了呢。”

”“你是说，我想家吗？”

”“你都两天没回家了，所以……”凜子端着酒杯，嫣然一笑：“嗨，我担心那只猫呢。”

”“担心猫？”

”“我出门的时候，它有点无精打采的，不知是怎么了。”

”久木知道没有孩子的凜子养着一只猫，可是听她这么一说，又不免有些失望。

接下来的一瞬间，在久木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男人正给猫喂食的情景。

现在凜子的丈夫，只得在空荡荡的家里和猫作伴了吧。

说实在的，久木虽然对凜子的丈夫和她的家庭抱有兴趣，但要张口打听就犹豫了。

可以说是迫切地想知道，又害怕知道得太多。

“那只猫吃什么呢？”

”“我给它放了些猫罐头，饿不着的。”

”可她丈夫吃什么呢？”

久木最在意的是这个，可又怕问过了头儿。

至少在两人兴致勃勃地吃饭这当儿，似乎不宜谈论这个话题。

侍者过来给他们的酒杯里添加了葡萄酒，恰在这时，服务生端来了做好的鲍鱼。

鲍鱼和牛排都烤得外焦里嫩。

久木一向喜欢那种原汁原味的法国料理，凜子也和他一样。

“我不客气啦。”

”一下午耗费了不少体力，凜子好像肚子饿了，说完就吃了起来。

她使用刀叉的姿势十分地道而优美。

“真好吃啊。”

”凜子专注地享用着美味的菜肴，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。

久木看着她，又回味起了刚才床上的情景。

那种场面的确是只能意会，不可言传的。

不过，要说“真好吃”，那正是凜子自身。

她的身体所具有的那种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玄妙感触，才是美味之中的美味啊。

凜子完全不知男人此刻脑子里在想什么，香甜地吃着鲍鱼。

久木也忍不住夹起一块清蒸鲍鱼塞进了嘴里。

……

<<失乐园>>

编辑推荐

《失乐园(全译本)》渡边淳一欲情小说！

《失乐园(全译本)》畅销十五载，销量过千万！

他和她 触摸到男欢女爱的顶点！

她和他 突破了两性关系的极限！

在哪里失去乐园？

怎么能寻回乐园？

渡边淳一谈《失乐园》假如一个有妇之夫和一个有夫之妇狂热的相爱了。

他们首先会考虑生活在一起或结婚。

可是他们都已经结过婚，他们深知，即便是最炽热的爱也会因婚后浸泡于日常琐事而渐渐变得乏味，到头来，相爱的人只会成为生活的伴侣。

倘若不愿意这样，而希求永远保持最热烈的爱，他们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在爱的极致一起死去。

爱的纽带就再也不会松懈了。

出于这样的考虑，他们搂抱在一起，喝下了含有毒液（氰化钾）的红酒，共赴死亡之旅。

这是一部描写成熟的男人和女人追求终极之爱的杰作。

我认为写男女情爱小说的作者，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体验，没有这种实感，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来的。

我曾经爱过一个人，想更多更多地爱她的时候，我会突然感觉到一种近乎于死亡的不安。

所以《失乐园》的基础是有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体验在里面，当然里面有虚构的东西，否则不会有这种强度。

我写的不仅仅是婚外恋的问题，我关心的是爱的转变。

在不同的时间段里，爱也在不断地变化，没有永久的爱。

我写的是人的本性，以及真实的感情的变化。

人们受到的传统教育是，爱一个人就要对他（她）全心全意。

事实上，你不能否认变化也是一种真实存在。

我写小说并非要给大家上教育课，并不是要求大家也跟我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去移情别恋，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要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的一面用文字表达出来。

中年人会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，他们背负着这些复杂的关系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年轻人的爱是很纯洁的，但是中老年人为了爱抛弃了很多，背负着很多负担还能获得爱，我认为这是更加纯洁的爱。

做爱是非常有意义的行为，是情爱的终极表现。

如果两者非常融洽，那么他们的爱会得到升华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它非常重要不可或缺。

关键在于，你是以一种非常拙劣的文字去渲染性爱，挑逗读者，还是以一种比较高雅的文字去冷静地描写两性人物之间的心理变化，这有本质的区别。

我之所以在《失乐园》中做了那样的描绘，是因为我有一种危机感，我感到人类已经迷失了自己的原点，他们不知道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反向极上，我们人类充其量不过是动物。

既然作为生命的物体来到了这个世界，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灿烂，重新唤回生物本应有的雌与雄的生命光辉。

《失乐园》的出发点，就是在表现声明主题质疑的爱中，力图包含性爱的绝对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